

人文中国丛书

星斗朔方

宁夏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北有贺兰，南有六盘，黄河裂地奔突而来，呼啸奔腾而去，留下一片塞北江南，万里长城像花边似的小心翼翼地镶裹着它，呵护着它，这是颗朔野之明珠，北方之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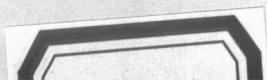
郭宝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丛书

星斗朔方

郭宝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斗朔方/郭宝林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人文中国)

ISBN 7-5306-3869-6

I. 星…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85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宁夏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北有贺兰，南有六盘，黄河裂地奔突而来，呼啸奔腾而去，留下一片塞北江南，万里长城像花边似的小心翼翼地镶裹着它，呵护着它，这是颗朔野之明珠，北方之星辰……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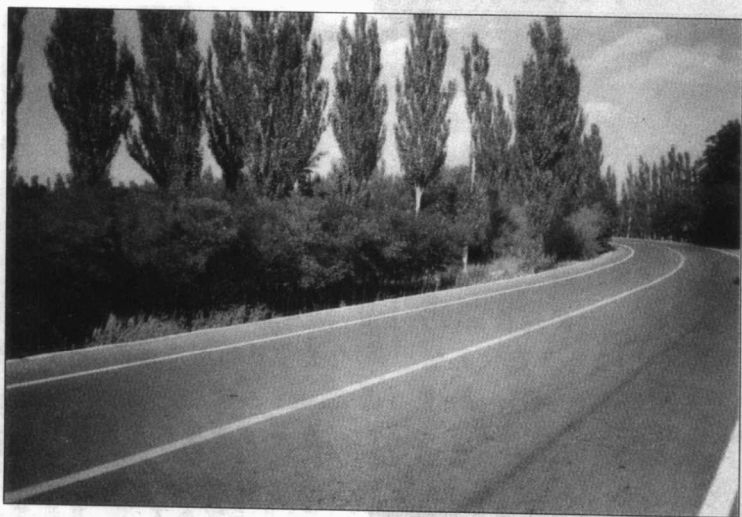
宁夏,一枚青橄榄	1
银川写意	11
写在历史的扉页上	20
一个丢失历史的王朝	30
不老的艺术精灵	47
九曲黄河宁夏卷	59
腾格里的另一种解读	79
西去长城	92
遍地城堡	109
歌在高原	121
贺兰山“满江红”	136
寻觅萧关	146
写在历史的拐弯处	155
须弥山上看佛窟	168

初访古盐州	178
风流六盘山	190
红得像一枚初恋	202
后记:有朵花向你微笑.....	209

宁夏，一枚青橄榄

地图真是个好东西，万里河山缩小在尺幅之间，一目了然。有了地图，人类对世界仿佛有了亲近感，至少我有这样的体验。

从地图上看，宁夏被挤在陕、甘、蒙的夹缝里，都挤扁了，像一只没皮没肉没有汁水的酸枣核——这样的比喻也许是我对亲



宁夏风光一角

爱的宁夏有点不恭，宁夏的读者看了也会骂我，好吧，那就换个说法吧——啊，称为青橄榄你该满意了吧！对，青橄榄！甜甜的、涩涩的、酸酸的，还未成熟，它躲在枝叶丛里，有一种朦胧的诱惑，那迷人的色、香、味，撩拨得你涎水直流，不能不去这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土地去品尝，去咀嚼。

黄土高原的续篇就写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母亲河——黄河裂地而来，奔腾而过，留下一片如花似锦的塞北江南，就匆匆蹿到内蒙古，尔后又缓缓地逶向陕北。北有贺兰，南有六盘，这枚青橄榄形的土地上，既蕴含丰厚沉实的黄河文化，又有土生土长的西夏文化，既有浓烈的、呛人的边塞文化，又氤氲着浓得化不开的伊斯兰文化，这多种文化胶合在一起，能不开出绚烂的文明之花，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

我为了品尝这枚青橄榄，从济南乘车到北京，又从北京乘包兰线，铿铿锵锵向大西北奔驰而去。

我决定写宁夏一本书，简直是一个偶然的抉择，是一个梦呓般的闪念。我想，这是缘分，是命里注定。我六七次去大西北采风、体验生活，足迹踏遍陕北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佛风荡漾的雪域高原，但唯独忘了宁夏，甚至失之交臂，但宁夏却惦记着我。

当我的抉择定格在心灵中后，我立即去出版总社图书馆，借来一摞（实际库存仅有十几本）有关宁夏的图书画册，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我一目十行，狼吞虎咽，连骨头带肉，吞噬而尽。然后依在床头抹抹嘴，咂咂舌头，嘿，这枚青橄榄还真有品味头呢！

宁夏给我带来巨大的诱惑，我连续几天寝食不安。是那苍

茫雄浑的贺兰山阙？是那滔滔涌涌，混合着泥沙、杂草、枯枝败叶的九曲黄河？是六盘山的狂涛巨澜的群峰，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是那西海固苦甲天下的怜悯之情？是李元昊的西夏王朝——把自己历史弄丢了一个不幸的民族？是沿着蒙夏交界处花边一样诱人的明长城？是腾格里的大漠的孤烟，是青铜峡的黄河落日……宁夏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情结，折磨着我，纠缠着我。

我经常出发，走遍许多名山大川，但我每次远游总是想法弄到一个靠窗的座位，目光贪婪地扫描着窗外变幻的风景，陌生的世界，一片未知的世界向你抛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梦幻，撩拨得你情感沸腾。车过张家口，塞外的风光愈加鲜明了，正是初冬，来时家乡济南依然绿满泉城，而眼前却是山寒水瘦，山凹山谷山的皱褶里竟然有斑斑驳驳的白雪了。

列车呼啸着奔驰着。北方初冬的风景是一片枯萎的苍凉，一片僵硬的冷涩，这悲壮的风景惊心动魄地从窗前闪过，其实我并不陌生，我曾多次领略过，但仍然刻骨铭心地注入我的记忆里。

我的眼睛被这伤痕灼灼的风景折磨疲累了，我挂上窗帘，揉揉眼睛，重新阅读地图上的宁夏。

“左图右史”，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有收藏地图的嗜好，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者了，还保留一颗不泯的童心，难能可贵呀！难怪人家成为诗人，诗人的心灵永远是年轻的。

地图是最直接的文化财富。你想，那地图上的点点圈圈线线，都是一群鲜活的生命，都有热气腾腾的生活，热热闹闹的乡镇和城市，是绿葱葱的森林和奔腾喧嚣的河流，你用笔指那“点”，那“圈”，那“线”，都会闻到鸡鸣狗吠，听到车马喧闹，机器的轰鸣，市廛的歌舞笙吹，高楼林立，街衢纵横，浪花的欢笑，流水的歌吟……那点点圈圈都代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有人

群的地方就有历史，辉煌的，光荣的，悲壮的。那里有蓊郁的诗意，有丰赡的文明。地图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画面，向你展示一个地域独特性格的存在。

我读着宁夏的地图，就像读着这片土地一部斑驳陆离芜杂喧嚣的历史——不，是历史的提纲：羌人、吐谷浑、鲜卑人、匈奴、突厥、吐蕃、党项族、蒙古族……最后，从阿拉伯，从波斯湾迁徙而来的回族定格这里。

从秦皇汉武时期，宁夏就是汉族和北方胡人争夺的古战场。秦时明月汉时关，宁夏最靠近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那天苍苍野茫茫的旷阔的大草原，养育着一个个游牧部落，他们剽悍，勇猛，纵马天地，没有家园观念，哪里水草丰美，就拔帐而起，纵马而去，用奔驰的马蹄为自己开辟一片新鲜的牧地。因此，这片土地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以至后来唐、宋、明等朝代都时时把目光盯住这里。但是胡人们不服气，大夏王朝的创建者赫连勃勃就敢同中原汉民族政权分庭抗礼，创造自己的王朝；无独有偶，五百年后，原臣服唐王朝的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浴血厮杀，竟然在这粗犷的土地上硬硬地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西夏王朝，且一直对抗北宋王朝——老子也要过一把皇帝瘾，折腾得北宋朝大半辈子都不得安宁。

从秦到明，这里一直不断修长城。特别是朱明王朝，从一坐胎，就开始了“高筑墙”。徐达将军在秦蒙恬修筑的秦长城旧基上，重修规模宏大的明长城。你从地图中那凸凸凹凹的长城标志上，就能读到那筑墙挖壕建城的劳作哼哨声，哪个士卒稍有怠慢便有皮鞭呼哨声传来……读到朔风中的猎猎旌旗，读到战马吹吹嘶鸣，读到风吹将士戍衣的窸窣声，读到“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读到“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凌云壮志；读到“长烟落孤城闭”的凄凉……西汉王朝的萧关，那巍峨的关楼，那戍卒荷戟巡逻的

身影；白天，萧关道上的商贾络绎不绝；月夜，戍楼上更鼓声不断；当然也会读到驼铃声声动朔方。古丝绸路上的宁夏段，从秦汉到宋明，一直没有间断过，在矢镞如蝗，血雨潇潇之中，这条文明文化的通道虽然时有“路障”，但并未阻拦商旅的脚步……

到了中世纪后，成吉思汗西征凯旋而归时，从阿拉伯半岛，从波斯湾带回一些工匠和随军作战的士卒……这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于是这片土地上便出现了森林般的清真寺。那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顶端悬有半规残月，纯真而清新，肃穆而又庄严。有了清真寺，便奏响了诵读《古兰经》的声浪，山谷中，沟壑间，平原上，城乡里，伊斯兰文化便汨汨涌涌奔流开来……

窗外的景色变得更加萧索了，天碧如海，白云如帆，风推着云的帆在广阔的天宇缓缓飘弋，那诗一样美，梦一样柔的白云，仿佛是边塞的一大特产。云天相衬，蓝者更蓝，白者更白，纯净、优雅、狂放、自由、任性。我觉得西部真是个性得以舒展、生命得以张扬的阔大空间。伴随着车轮的旋转，读着流动的风景，虽然有点匆匆，来不及细细品赏，但却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吞食新鲜的欲望。

有一行胡雁从车窗外的天空飞过，嘹唳的雁鸣撒落空旷寂寥的土地上，没有溅起回声。西斜的阳光下，远方的山野变得缥缈，朦胧，像一缕梦痕，逶迤在天与地的交界处。我轻轻启开车窗一条缝，塞风便尖厉地破窗而入，随风而来是一种牛羊味、草原味、边塞味，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苍凉味。

我急忙关上车窗，不由自主地又读起地图来——我这个人远出采风，体验生活，从来不带书刊，只带一个笔记本，几支笔，再就是一本地图册。大自然本身是一部内涵丰赡的巨著，外面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卷对你未打开的书，还不够读的吗？在火车上、

汽车上，有时连报纸都懒得看，只专注窗外的风景。

暮秋时节，严格地说是初冬时节，塞外风景是严峻、肃穆的，旷达寥廓的原野是无边无际枯涩的灰黄，发白的野草瑟缩在寒风中，山沟里，皱褶间有淡淡的雪痕，像飘曳着一缕白纱。没有飞鸟走兽，连人影也罕见，天地间是一片坚硬的静寂。

列车是一个流动的客栈，每到一个站就甩掉一部分人，又上来一些人，车厢里总是满满的，打工的、出差的、走亲访友的、探险的、旅游的，各色人等组成一个临时的集体。我的邻座就是一位带小孩的妇女，她是宁夏吴忠市人，在吴忠市某工厂做工，孩子正在吃奶，她很大方解开怀，把白皙的奶子露出来，将乳头塞进孩子嘴里。

列车上的旅客很拥挤，中国人口爆炸处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车厢的过道里，车厢与车厢的衔接处，都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乘客，有躺着的，依着的，蹲着的。你如果去厕所方便一下，其艰难不可言喻，当你刚刚离座，那蹲在地上的旅客立即坐在你的座位上，享受难得的片刻舒适。车厢里充满着烟味、汗味、屁味，还有各种食品小吃的油香味……

大夏——西夏——宁夏，你看从古代到今天，这片土地总离不开一个“夏”。对土地的命名，如同对人的命名一样，它带着鲜明的特征。名字学上就讲究名与命相关联，莫非是这片土地就系着我们华夏民族的命运？有着华夏民族庞大的根系？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一个部落就是从黄河上乘着独木舟，风涛里、波浪里，远航到中原大地上，大大小小的部族数以万计，他们有时长久地劳动、生息、繁衍在一个地域，有时为了求得生存而远距离的迁移。说到中华民族，我们总是很自豪地称是炎黄子孙。其实炎帝就是

羌人的祖先，大禹也是羌人的祖先。羌，就是西方的牧羊人。那时候，黄河流域有许多部落，炎帝和黄帝就是两大部落的首长。后来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黄帝战胜了炎帝，又消灭了蚩尤，最后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成了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炎帝战败后，便带领他的残余逃往长江流域，在巴蜀一带安家落户，蚕丛和渔父便是他的后裔。所以炎帝陵建在湖南，而黄帝陵修在陕北黄土高原。中国崇尚农耕文明，对黄帝的宣传远远大于炎帝，说黄帝是人也是神，是他发明了天干地支，于是出现了春夏秋冬季节鲜明的历法；说他有四个妃子，一个发明了养蚕，一个发明了骨针和梳子，一个发明了筷子，一个发明了镜子；说他的部下个个是天才：祝融击石取火，伯益教人掘井汲水，宁封塑陶器，仓颉造文字，共鼓试舟船，杜康酿美酒，隶首造算盘，伶伦作乐律……一个民族需要一个精神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华夏民族中的夏部落是否从这贺兰山下，黄河岸边向东迁徙，入主了中原？追宗溯源，我想象得出，远古时代，一个身材魁伟，胡髯苍白的老者率领着一群蓬头垢面的男女老少，驱赶着牛羊，风尘仆仆，倦意沉沉，从北方黄土高地，踏过冰冻的黄河，穿过黄土高原丛林，向着渭河平原，向着华北平原蹒跚而来……当然少不了同这里的土著部落发生一些冲突，厮杀一番，但终于双方和好，你愿意在这里歇歇脚，就歇歇吧，反正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你也带不走。谁知这一歇息，夏部落就不走了，于是夏、商、周……各个王国就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同样，远古时代文明的曙光也开始升腾了。

大禹就是夏部落的一位出色的酋长，是他劈山导水，疏通我们这条母亲河，除其水患，使其畅流入海。据说，黄河穿越贺兰山，要赐福宁夏，但山神不答应，大禹便挥起神斧，将贺兰山劈开，黄河水便喧哗着欢呼着奔腾而来。如果没有黄河的滋润，很

难想象今天的宁夏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读着地图上那“花边”似的长城：仿佛是宁夏和鄂尔多斯高原的一条交界线，鲜明地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区别开来。左边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是匈奴、突厥、蒙古族的乐园；右边便是绿绮翻腾，油菜花飘香，小麦金黄的农耕民族的家乡。击壤歌中的老头，躺在垄沟里，用石块敲击犁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种悠闲，那种惬意，那种潇洒，自足自乐，颇有神仙般的飘飘然。

由于地理风貌的迥异，这条飘忽的神秘的线，使北中国的农业区和牧业区老是磕磕绊绊，烽火狼烟，一直弥漫在二十五史，代代不息……这是一条不可逆转的线。“只有不经意的风吹起，将时光的尘埃吹拂而去，让已经寂然的历史露出熙熙攘攘的一角真实。”这是一个诗人的话，他说得太轻松，太潇洒了。

草原文明的扩延，农耕文明的内敛，恰巧成了凸凹之趋势，锋芒毕露的游牧人纵马奔突和农家小院的安谧，成了动与静反差极为强烈的两极。长城沟壑，戍楼，关堞并不能阻拦他们。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有着天赋的骚动不安的情绪，有着天生的勇猛剽悍的秉性，智慧的骏马，奔腾的马蹄，总是载着他们的主人追逐和寻觅一片又一片水草丰美的土地。

对于宁夏的一切，山川风貌，人文历史，民族风情，古迹遗址，我只是处于想象中，要品味这枚青橄榄形的土地，只有领略那片土地上山山水水，滔滔黄河，巍巍贺兰，峰入莽云的六盘山，目睹那天上的白云，那荒原旷野，那悲壮和凄惨的故事，那动人的传奇，美丽的传说，古老的童话才会变得鲜艳，丰腴而有滋味。

宁夏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必然有斑驳繁杂的多民族的文化，每座山峰，每方土地，每座大塬，每条河流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都有着浓郁而鲜明的地域特色。

什么叫土地？土地，就是文化，就是语言，就是风情，就是历史，就是宗教，就是哲学，就是音乐歌舞，就是文学艺术，它们都是土地的儿女。一旦土地不能繁衍生命，那土地已经发生痛变，成为荒漠。而宁夏各族人民和大自然长期交往而形成的血缘关系，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着游牧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菁华，它们又是怎样水乳交融地融会一起，奏响一曲曲和谐而美妙的生活乐章？

一个人孤独远行的时候，往往是想像力最丰富、最活跃的时候。我虽然还未到达宁夏，宁夏已在我想象中变得瑰丽、诱人，我多想抚摸着逶迤蜿蜒的长城，听听黄河拍打泥土堤岸发出的空洞沉闷的声响，看看头顶半规残月的清真寺，聆听那海浪般诵经声，还有那被传为宁夏“五宝”的红、黄、白、蓝、黑，我想，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宁夏那样丰富多彩，一块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着二十多个民族，那里有多少迷人的故事，动人的情节，怎能不撩起我诗意的向往……

列车在飞驰，暮色变稠了，浓了，随着边塞黄昏的湮灭，庞大的无边无际的夜幕降临了，窗外的一切都被融入滔滔汹汹的夜色中。荒凉沉寂的北方土地已寂然入睡，只有我们的列车在混沌的梦一样的境界里奔驰。

我也沉浸在梦中。

当黎明的曙光镀亮车窗时，我从睡梦中醒来，人们告诉我，

宁夏已经到了，我揉揉眼睛，拉开窗帘，霞光立即汹涌地注满车厢。满眼的清新，满眼的陌生，满眼的惊奇。啊，这就是宁夏吗？这就是那片彩色斑斓的土地吗？晨光里，一片片荒原摊了开来，一片片边塞风光铺展开来。荒原，无边无际的荒原，落满冬日寒野的寂寥和空旷，渐渐地，远方出现一道山脉。那是贺兰山吗？初冬塞外的村落，稀疏寥落，农家小院有北方的白杨，有塞北的怪柳。谁家的公鸡站在土墙上，大红的鸡冠，彩锦般的羽毛，引吭高叫……太阳已经升起，田野和荒原被霞光笼罩着，氤氲着雾的朦胧，铁路边的衰草叶子敷着晶莹的晨霜。一群叫不上名字的鸟儿从荒野中掠过。阳光明丽，清新，带着一种料峭的寒意。我畅饮着边塞的晨光，连同小院的炊烟、牛叫、羊哞、鸡鸣、狗吠……列车穿过原野、乡镇，阳光如鲜奶汁一样，滋润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心灵。我感到惬意而舒畅。

宁夏，我梦中远方的风景，一颗美丽的青橄榄，我不知该怎样一口口地品尝。

当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时，列车已进入银川车站。列车将我甩掉，向更远的地方——兰州飞驰而去。

银川写意

初到银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它是西部高原上一个弹丸小城，或叫袖珍小城，你想，仅有六百万人口，六万平方公里的一个自治区的首府能有多大呢？

令人震惊的，不是小银川而是“大银川”，纵横几十平方公里，新城老城连在一起，煌煌然，浩浩然，高楼耸峙，街衢纵横，洋洋大观。新修的八车道柏油公路横穿城区，气魄宏大，气势壮阔，令人咋舌。路两旁是新栽的杨树，婷婷而立，林带间是新辟的花圃，虽然是冬天，可以想象到夏天那绿阴匝地、花团锦簇的景象了。马路上空横悬着巨幅红绸白字标语：“开发大西北，建设大银川”。

到处都在拆迁，起重机、吊车、挖掘机、运输大卡车，机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烈繁忙的氛围扑面而来。

后来，我问银川的朋友，宁夏是个小省区，底气不足，为何要建设如此庞大的城市？“否！”他目光闪闪，很自信，很豪气，说：“银川地处陕、甘、蒙三省区首府的中心地域，西至兰州，南至西安，北至呼和浩特，这广袤的地带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银川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西北高原上建一个大的都市，可以辐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这一区域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又